



# 初夏汉丰湖

□王永威

的一笔。于是，画布上那原本静谧流淌的湖光之中，便多了个身姿灵动、似要振翅欲飞的曼妙身影，为这宁静画面平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。

## 二 午影

日头攀上落羽杉梢头时，湖面陡然换了颜色。靛青的绸缎被揉进金粉，波光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栈道南侧的美人蕉丛最是热闹，阔叶在风里翻成绿浪，猩红的花苞却如火焰在浪尖跳跃。几个孩童举着网兜追捕小蜻蜓，惊起的花粉扬成金雾，落在推婴儿车的母亲鬓角，竟似给乌发簪了星屑。忽见水上飞人凌空跃起，喷射器激起的水柱直冲云霄，青年在空中翻腾如鹞子，水珠洒向栈道观景台，正恣透举着手机拍摄的老者，他抹了把脸却笑出声，花白胡须上挂的水珠，在阳光下竟比廊桥的琉璃栏杆更亮。

正午的栈道成了光影的迷宫。木栏杆的影子斜切过步道，将游人裁成明暗交织的碎片。穿运动服的夫妻倚着廊柱小憩，保温杯里的春橙花茶倾出半盏，淡黄的茶汤在木板上漫成地图的纹样。忽有龙舟鼓点自湖心炸响，二十四支木桨齐刷刷破水，船头激起的浪花扑向栈道，打湿了卖凉粉妇人系在腰间的蓝印花布围腰。她却不恼，舀一勺冰镇薄荷水淋在嫩豆花上，碧玉似的颜色漫过瓷碗，恰与湖水的波光融为一体。

## 三 闲趣

午后三时的湖最是慵懒。文峰塔的影子挪到栈道中央，将步道切成冷暖两色。退休教师支起折叠椅拉二胡，《良宵》的调子被风揉碎，一半落在打盹的橘猫鼻尖，一半融进画舫上的琵琶声里。栈道上能望见远处的观鸟台，摄像机架成一片金属森林，忽有人低呼：“黑水鸭雏鸟出巢了！”便见绒球似的小伙伴排成歪扭的队列，踩着睡莲颤颤巍巍学步，莲叶承受不住重量时，母鸟急

急托住雏鸟的腹，喙羽相触的瞬间，快门声在栈道上荡起涟漪。

卖糖画的老王将铜勺一转，金丝般的糖浆便落在石板上。游龙、飞凤、文峰塔的轮廓在光影中凝固，孩童们举着糖画奔跑时，糖稀在阳光下融成淡黄剔透的泪，一滴一滴坠入湖中，引来成群银鲢争食。少卿坊码头的茶摊最是风雅，老茶客指着水中倒影：“看那团云，像不像宋徽宗的《瑞鹤图》？”话音未落，摩托艇的尾浪扑碎云影，却在波光重组时，幻化成徐渭泼墨的芭蕉。

## 四 暮色

日轮西沉时，整片湖成了熔金的坩埚。文峰塔的倒影被拉长，斜斜横过栈道，将漫步的老夫妇切成两段金身。荷塘边的草径忽起喧哗，原是摄影师匍匐在地，只为捕捉蜻蜓停驻初荷的刹那——那蜻蜓的薄翼缀满夕阳，竟将花苞压得微微一颤，露珠滚落时，恰被晚风托住，在半空碎成带虹彩的雾。栈道尽头的芦苇丛中，少年们踩着桨板追逐落日，古铜色的脊背镀着金边，每一次挥桨都搅起漫天霞霓，惊得夜鹭提前出巢，雪羽掠过之处，暮色被撕开一道银亮的裂痕。

暮色将柳丝染成黛色时，灯带沿着湖心栈道蜿蜒亮起。暖黄的灯光在涟漪里化开，鱼群掠过时，鳞片便镀上一层流动的蜜蜡。穿月白斜襟衫的妇人倚着栏杆，团扇柄缀的流苏正扫过青苔斑驳处，绣鞋点在木板上，脚步声恰好嵌进琴弦的缝隙里，画舫里飘来的《湖山谣》节奏。

竹篮擦过荷叶的沙声惊醒了水雾。银簪绾着的发髻纹丝不动，倒映在竹篮清水里：“莲子还沾着露，比苇芽尖上的心事还透亮。”少女蜷在栈道拐角，将萤火虫笼进新摘的莲蓬，碧玉般的籽粒映着指尖，透出胭脂铺里老玉镯的温润。忽然有引擎声割破水面，惊飞的白鹭掠过水面，翅尖带起细碎水珠，比柳絮更清透，比月光更易碎。

涟漪荡回岸边时，某片莲叶下传出细弱的扑簌声。方才被惊散的萤火虫，正从揉皱的莲房里钻出来，远处传来半声未哼完的小调。

## 五 月夜

月上柳梢时，栈道成了明暗交界的琴弦。夜钓的浮漂早换成观鸟的望远镜，镜头里夜鹭单脚独立，长喙埋进羽毛，静得像青铜酒樽上的纹饰。藻类被晚归的桨板搅动，泛出幽蓝荧光，少年们的笑闹声惊起圈圈发光的涟漪，恍如神女撒落的蓝宝石。暗处的情侣慌忙分开，女生鬓边的栀子落进湖里，随荧光的波纹忽隐忽现，恰似银河遗落的玉簪。

我独坐廊桥长椅，看月光将栈道铺成霜白的绸缎。穿环卫服的老者持竹帚扫过木板，帚丝与木纹摩擦的沙声，竟比白日的喧嚣更显湖的深邃。“十年前这儿漂满塑料袋呐。”他驻足指向芦苇深处。忽有鱼群跃出水面，银鳞将月华反射到禁渔告示牌上，“十年禁渔”四个红字便浸在冷冷清辉里，这光也落在凌晨偷钓者的眉间，他讪讪收了竿，却见桶中小鱼倏尔摆尾，溅起的水花在月光下开成转瞬即逝的莲。

## 六 诗意

汉丰湖的初夏，是写在栈道木纹里的一首长诗。它的韵脚是运动鞋底与木板的私语，平仄是船桨击水的节奏，最鲜活的诗眼藏在荷叶托起的初阳里，藏在稚童寄远的纸鸢里，藏在荧光涟漪中忽闪的蓝眼泪里。当最后一批游人散尽，月光爬上禁渔告示牌，那些被速度惊扰的游鱼，又在栈道倒影下聚成银梭，将白日的喧嚣织进深蓝的绸缎，原来这湖的魂魄，终究藏在动与静的缝隙里，如莲心一点苦，似柳梢半痕月，须得慢慢嚼细品，方知人间至味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开州博物馆)



大美汉丰湖

## 一 晨韵

晨雾初散时，汉丰湖的轮廓恰似好友画中被水润湿的墨线，只是这墨线并非绘于宣纸，而是晕染于天地之间。

栈道的木纹浸着露水，蜿蜒向湖中探去，木板缝隙里漏下的光斑，被游人的脚步碾碎成跳动的碎金。穿红色碎花裙的姑娘蹲在栏杆边，指尖轻点水面，涟漪荡开时惊散一群小鱼，水纹便追着鱼影爬上荷叶，那些初绽的荷叶还卷着边，露珠在叶心聚成小小的银镜，映着文峰塔尖挑破雾霭的刹那。远处忽有桨声破空，少年们的皮划艇如雁阵掠过，船头劈开的浪花扑向栈道墩柱，溅起的水珠在半空凝成虹晕，抬眼望去，正巧笼住廊桥飞檐下的铜铃，叮咚声里便掺进了七彩的光。

栈道转角处，卖莲蓬的老汉支起竹篾筐。新剥的莲子盛在荷叶上，翡翠般的绿托着象牙似的白，莲心未剔的苦味却引来蜂群，嗡嗡声与远处摩托艇的轰鸣声此起彼伏。

此时，一位身着飘逸汉服的少女漫步而至。她轻移莲步，宛如从古画中款款走出的仙子。她纤纤玉手轻轻拈起一粒莲子，微启朱唇轻咬，那一瞬间，微风恰在此时顽皮地拂过湖面，携着湖水的清新与凉意，卷起她帷帽上的薄纱，在空中翩然起舞，惊得少女面露惊惶之色，下意识间仰起那如莲瓣般娇嫩光洁的下颌。

此情此景，恰被专注写生的画家尽收眼底。他原本沉浸在对湖光山色的描绘中，这意外一幕却成了点睛之笔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与灵动，手中的画笔忙不迭地在画布上流转，添上这妙不可言

# 春烟漫锁歧阳关

□袁久平

二过云阳歧阳关，正值人间四月云阳天。

一碗水，远看貌似一洼沼泽地，枯枝败叶覆盖了它曾经清澈的面容，如果不被刻意提及，你几乎可以忽略它的存在；在那块突兀的岩石下方有口凹陷的泉眼，水边几丛挤挤挨挨的黄萼蒲绿得发亮，中间夹着两株石龙芮，开出几朵耀眼的小黄花来。

石王庙倒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，因旧庙已毁，新修的水泥墩高居路侧，若不是那些供奉的香烛和祈福的红布条，看上去似乎吸引不了路人的目光。

古道寂寥但并不衰败，穿行在荒烟蔓草间，地上各种各样的植被生机盎然：老鹳草、侧耳根、鸭脚板……从一块密匝匝的三叶草踏过去就是曲折的下坡路，清晨细雨濡湿的松针铺满石阶，经午后阳光的爱抚，显得细密、柔软而蓬松；不见曾经的小叶唇兰，但见几株从枯树桩旁破土而出的野百合，参差披拂的细长叶片状如鸡毛

掸子，不久，百花含笑，很快开满山麓；小叶唇兰和野百合有着不一样的神韵，常常是三株并立，二三十朵黄绿色的小花，交错着在一根茎上开放，有趣的是，每一朵花都像在顽皮地“吐舌头”，尽管没有香气，但花朵唇瓣下垂如舌状，使得它们看上去清新可爱。正浮想联翩，迎面一树高高的刺木花挡在一棵挺拔的松树前，满树白花，和金银花极为相似，细长的花瓣或卷或舒，如流苏般美丽，成团簇拥，远看如缕如烟，如风如流。

道旁依旧是那株状如山胡椒的冻绿树，冻绿在古代就作为一种绿色的颜料，流传海外，因独产于中国，所以也叫中国绿。冻绿目前为野生植物，常生长在中部区域的山地、丘陵、山坡草丛或林下，因其内含叶绿素丰富，在明清时期常常用来作为一种天然植物染料。伸手，轻捏一片嫩叶于掌心，回眸，那么多新生的翠绿注视着我，感恩四季辗转后的再次相遇。

峰回路转，从一堵颓废的石墙径直向下，就是卡门，卡门全石结构，坚不可摧，为歧阳关咽喉要塞。拂开城墙上的藤蔓，碑文依旧清晰可辨，中英文对照，歧阳关又叫歧阳卡门。石刻的隶书体，苍劲浑厚，其内容如下：

歧阳关位于歧阳茶场旁，县志载：“云龙乡，七阳关，山极高峻，两旁壁立，唯一径可通。为川楚孔道，咸丰十年，知县高以庄建。十一年贡生曾锡光率兵勇拒石达开于此。贺龙北上抗日时，红军曾攻克此关卡。关口保留完整，其就地取材于三叠系须家河组厚层砂岩，关口宽1.8米，高2米，城墙宽0.4米”。据说当年石达开被太平天国封为翼王，率远征军经过湖北利川，越过七曜山高峰，抵达云阳县境内。当地民团团总曾锡光率众勇士星夜驰援赶至歧阳关，与驻守于此的清军共同防守抵抗，因歧阳关关高墙厚，易守难攻，石达开久攻不下且人马伤亡惨重，遂仓皇逃窜至石柱。

站在关口，可以想象它当年的雄奇险

峻，以及那段枪林弹雨、血雨腥风的历史。伸手轻抚石门上的纹理，青苔覆盖，石头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而风化剥蚀，呈黄褐色，显得沧桑而古貌；门头上方和城墙周围则灌木丛生、杂草葳蕤，一派蓬勃盎然的生机；拱门一旁的石柱上有两处凿子雕刻的图案，尚清晰可辨，跟象形文字差不多，经询问得知，原来是一种古人用来避邪的图语，跟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杀戮有关。关口外，是一条延伸在壑林之中的川鄂古盐道，流传下来很多茶马古道的传说。马蹄声远，古道热肠，放眼望去，那一垄垄起伏的茶树刚刚打枝不久，陆续地冒出细密的新芽，在阳光下绿得发亮。

长岭一线，愈往下走，更觉古道之幽深，不由得加快脚步。一堆干枯的杉木枝上挂着松果状的果实呈深褐色；低处的映山红东一簇西一簇，开得正艳，高处的桐花摇曳生姿，素净中透出妩媚。景行行止，站在岭上远眺，隐约可见松林尽头云蒸霞蔚的景象。

(作者系重庆云阳作协会员)

